



世界名画欣赏

SHIJIE MINGHUA XINSHANG · 6 ·

春——摘花的少女(约公元一世纪)

古壁画(39×32cm)

[古罗马]约1748年在斯托比出土

斯托比地处意大利那不勒斯沿海，是古代罗马帝国——庞贝城附近的一座城池，公元七十九年八月廿四日，被维苏威火山喷发出来的尘埃连同庞贝城一同覆盖淹没。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发掘，摘花的少女《春》与另外三幅同样大小的壁画才得以重见天日。

《春》大约作于公元一世纪前后，由于历史的久远和自然力的侵袭，作者的姓名已沉沦湮灭无法查考，然而这无名氏的艺术却给后人留下极其难忘的印象。

《春》中的少女，潇洒飘逸，悠然自若。她缓行于明媚的阳光下，漫步在芳草如茵的园圃上。微风吹过，四处飘散着春天的花香，鸟雀和鸣，吟唱着春天的赞歌。少女的形容，婀娜多姿；纨绮的衣衫闪闪生辉。亭亭颈项，转侧凝视；纤纤素手，摘花盈囊。她仿佛是奥林匹斯*山间的女神，米洛斯岛上的维纳斯*。那典雅的发髻、圆润的双肩，以及修长的体形和飘拂的衣裙形成流畅的曲线，无一处不蕴含着动人的节奏与和谐的旋律。在那旷古久远之年的艺术家，能够塑造出这样一个俊俏聪慧、呼之欲出的丽质佳人，可以想见意大利的古代文明，确实有过一段辉煌灿烂的时期。时隔二千多年之后，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艺术，仍然可以从这美丽的画幅上找到历史的继承和渊源，以致可以说波提切利笔下的女性与她是一脉相承的。

* 奥林匹斯：希腊北部的一座高山。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，希腊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山顶。

* 维纳斯：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。以地中海米洛斯岛发现的雕像尤其著名。

杨学昭



最后的审判(1536—41)

壁画(局部)

[意大利] 米开朗琪罗(Michelangelo Buonarroti, 1475—1564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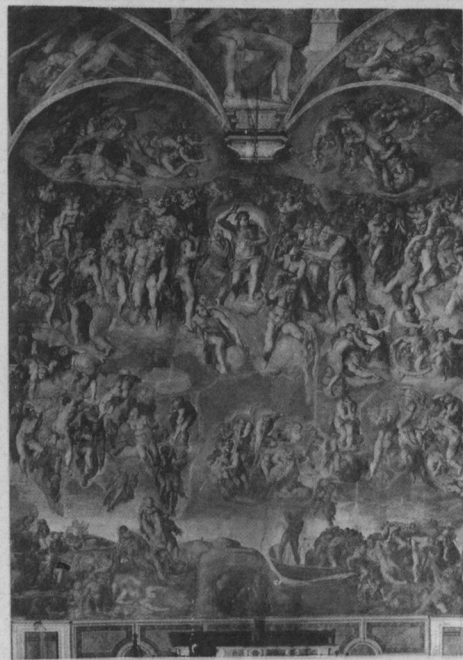
米开朗琪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“三杰”之一，是伟大的雕刻家、画家、建筑师和诗人。他的艺术在人文主义思想支配下，表现当时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精神面貌。创作上具有坚强毅力和雄伟气魄。

他的著名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《创世纪》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品；《最后的审判》则为其姐妹篇章，它与天顶画配套，成为一套基督神学的完整图解。他用自己雄伟的语言，重新解释陈腐的教条，以超人的勇气和坚毅的魄力画出这幅人物众多、构图繁复的壁画。

《最后的审判》是画在 400 平方米巨大的墙壁上，经五年始完成(1536—1541)。它描绘尘世末日的大清算，整幅画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围着基督在令人目眩的动乱中回转动。在这里基督已不是令人慰藉的救世主，而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审判官，他审判世人的善恶。基督身躯魁伟，神态威严，没有怜悯，没有同情，他以至高无上的权力，挥手宣判，命令那些浑身发抖的灵魂走向他们最后的因果报应之地。圣母坐在一旁，犹如基督的保护人，他抓着自己的头巾和披肩，依偎在儿子右肋下。艺术史家瓦萨里曾这样描写：“基督高高在上，他以威严和坚强的态度转身向着罪人，圣母大为震惊，她蜷缩在自己的披肩里，听着和看着这个世界的末日。”基督左边是他的门徒和殉道的圣者。画面色彩阴沉，于雄伟壮烈的景象中，充满严峻与恐怖的气氛。他解释了圣经，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。

画家在这幅画中，无论圣贤还是魔鬼，善人抑或恶人，一律都画成裸体。教皇要他修改掉，他说：“请陛下照料人们的灵魂，让我照料人们的肉体吧！”这说明画家认为人的先天性是完全一样而一视同仁，同时反映出画家对于现实人的健康体魄与崇高思想的信念。

李家壁





凭窗的亨德莉克治(1656—57)

油画(86×65cm)

[荷兰] 伦勃朗(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, 1606—1669)

伦勃朗是荷兰十七世纪画坛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。他由于充分表达了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,对整个时代的审美观念引起变革,而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和世界文化名人。评论家称他的现实主义绘画是无比深刻的,划时代的,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巨匠。

他的绘画,形象朴实、亲切,擅用聚光手法及透明阴影,使画面具有强烈的空间感和韵律感,被誉为“明暗的诗人”。

这个身穿红色袍裙的少妇,微倾着头,倚窗瞭望,姿态质朴而温存。她名叫“亨德莉克治”,是画家的第二个妻子,原是他家的侍女,是伦勃朗绘画里屡次出现的形象,也是画家晚年寂寞生涯和艰难艺术历程中的星辰。

在透明暗靄的氛围中,画面沉着、浑厚、概括而简洁。人物结构坚实,姿态及形象的光影加强了人物的真实感。厚涂的颜料和阔大雄健的笔触所表现的层次变化,闪耀着金色光辉,整个画面有一股蕴蓄的韵律充溢其间。恬静、温柔的表情,端庄、凝重的神采,倾注了画家对忠实伴侣的深情,这是伦勃朗为他妻子所作的一幅最好的肖像。通过从画家这幅创作盛期的杰作中,可以窥见他深受威尼斯画风的陶冶和这位平民主义者、孤独的天才画家的思想光辉。这作品的最大主题是:平凡的人、日常的姿态、高超技艺表现出充实的美感,大胆地肯定了一位平民作为“人”的价值。这历史旋律的最强音是,继文艺复兴之后更尖锐地提出了人生的各种问题,而核心则是被认为是普通的“人”和“事”,一旦在伦勃朗的艺术造型中表现出来,就成为美的了。这种崭新的审美观点和对现实主义的理解,远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深远得多。

黄启荣



恋 歌(1716)

油画(局部)

[法国] 华 托(Antoine Watteau, 1684—1721)

华托，著名的十八世纪法国宫廷画家。

谈情说爱的题材，配以抒情的田园诗式的画风，于纤细、豪华、浮夸之处见精神，是华托造型的特色。画家以他敏锐的洞察力，揭示了贵族阶级豪华、闲逸的生活和精神上的空虚无聊。从这点上说，他的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。

这幅《恋歌》在幽静、秀丽的景色里，绿荫深处盛装艳服的青年男女聚在一处，弹奏着恋歌倾诉衷情。画中央蓝衣少女，或是出于羞涩或是出于矜持，装模作态地昂着头佯望别处，一双手还捧弄着怀里的鲜花，胖胖的脸蛋、明亮的眼睛，惹起男人们喜爱；弹着琴的爵士，虽然面对着阅看图书卖弄风情的这个女郎，却声东击西地窥伺着旁边的那个女郎；在金发女郎的身边，另一个油头粉脸的少男低俯着身子，虚情假意地阿谀作态；站着采摘鲜花的，打算献给幸福的人们……所有这些戏剧性地、把一切安排得惟妙惟肖，构成了一组宫廷贵族们虚情假意的爱情故事。

《恋歌》的主题和类似的情节构思在华托的画幅里还经常出现。在诗情画意里带着一种虚假的华丽，这神来之笔正是华托思想的体现所在。

曾进顺





吉普赛女郎(1625—30)

油画(57.8×52.1cm)

[荷兰] 哈尔斯(Frans Hals, 约1580—1666)

哈尔斯是荷兰画派的一代宗师、著名的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。他笔下的人物多以中下层市民为主体,并且善于以笑来表现他们自信、豪迈的性格,因此被誉为“笑的画家”。这些形象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年代,荷兰广大市民对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对自由、独立的向往。

哈尔斯常酒后作画,激情横溢,挥洒自如又充满内涵。《吉普赛女郎》是著名的传世佳作。在这饱和着生活气息的肖像画中,他抓住对象瞬间最自然的神态,刻划了这个美丽、善良、泼辣、纯朴的女性。在漂浮着灰蓝色轻云般的背景衬托下,碎笔触组成的满染风尘的褴褛衫裙,披散的黑发,以及隆起的胸脯,斜视的眼角,狡黠的微笑,象是逗趣,又似嘲弄,有一种矫健又富有野性的媚感,使整个画面满溢着生命的活力。画家用赞赏的目光,敏锐地抓住这个流浪民族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,塑造了如此栩栩如生的形象。

哈尔斯的这种在总色调中,所采用的明快、饱和的黑色和白色色块的对比以及流畅不拘的笔触,为人物性格作深刻的揭示,打破了传统绘画的束缚,为荷兰现实主义绘画的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并对欧洲绘画尔后的发展给予重大启示。

戴祖银



梅杜萨之筏(1818—19)

油画(491×716cm)

[法国] 籍里柯(Jean Louis André Théodore Géricault, 1791—1824)

波涛汹涌，狂风肆虐，一片孤筏，苦海沉浮，茫茫天涯，何得生还？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先驱画家籍里柯在他的著名油画《梅杜萨之筏》中所描绘的情景。

公元1816年7月，满载着一大批法国移民、政府职员和军人的“梅杜萨号”巡洋舰，在驶往西非塞内加尔的途中不幸触礁下沉，船长和一批官员强占了六艘救生艇纷纷逃命；下级职员、士兵、水手和乘客等一百五十多人被弃置在一个临时捆扎的木筏上，听任命运的摆布。风浪狂暴地冲击和吞噬着木筏，难忍的饥渴煎熬和折磨着这群被遗弃的人。在十三天的漂流中，牺牲了一百四十条生命，最后幸运地遇到一只海船，救出了十五名幸存者，其中五人上岸后不久亦相继死去。悲惨的事件发生后，腐败的法国政府极力封锁消息，掩盖事实真相。然而不久，幸存者终于将这一事件公诸于世，使得刚复辟的波旁王朝遭到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。这就是《梅杜萨之筏》的创作依据。

1818年春，籍里柯开始着手创作《梅杜萨之筏》，他走访了一些遇难的幸存者，收集素材，甚至到医院去观察垂死的病人和对着尸体写生，画了大量的草图，历经十八个月，终于完成了这幅宏伟壮观的大型油画。

当时的法国画坛，雅克·路易·大卫开创的古典主义日趋衰竭，为波旁王朝歌功颂德的作品大肆泛滥，绘画界处于极度沉闷的气氛之中。当《梅杜萨之筏》一画于1819年在“沙龙”展出时，如同晴天霹雳，震惊一时，沉重地抨击了腐朽的波旁王朝。画面上：死去的人，在无声地安息，丧子的父亲悲恸欲绝，只要有一息尚存的人，均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，挣扎着、呼喊、吼叫着，犹如行将熄灭的生命，突然注入了起死回生的还魂汤。这些怀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们，在看到水天交接处船影时的兴奋心情和欣喜若狂的悲壮场面，叫人看了惊心动魄，久久不能平静。尤其是金字塔式构图的塔尖上站着的黑人，挥动着耀眼的衣衫，把整个画面引向高潮。这种构图严谨、色彩强烈、场面激昂动荡、充满了激情的画风，划破了古典主义和学院派静止肃穆的绘画气氛，给法国浪漫主义绘画开辟了波澜壮阔的前景。

杨学昭



悲剧演员西东斯(1783—85)

油画(126×99.5cm)

[英国] 庚斯博罗(Thomas Gainsborough, 1727—1788)

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繁荣期，上层社会时尚的肖像画蔚然成风。庚斯博罗的艺术活动推动了英国和属地的艺术发展，并开阔了肖像的视野。

他的作品摆脱了传统中枯燥、呆板的构图程式，将华丽多采的外表服饰与人物内在性格特征有机地融为一体，形成了鲜艳瞩目的崭新形式；抵制了显贵们所热衷的肉感、挑逗撩人的庸俗情趣。

《悲剧演员西东斯》是庚斯博罗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，当时有不少画家为她画像，但都不如庚斯博罗那么成功。他不但使绝代佳人的动人姿色跃然纸上，而且由于他那洒脱的、抒情的新颖笔法，被珍视为英国肖像画杰作。

构图也突破了双目凝视观众，矫揉造作的僵硬格式，在飘逸流畅的绯红色的背景中，主人公并无浓妆艳抹，却显得聪颖伶俐；明眸远眺的敏锐眼神，白晰的脸庞和花瓣似的嘴唇，正象是芬芳的玫瑰丛中微启着的明亮窗户，谁都想从这里窥视一下这名噪一时，被画家誉为‘悲剧缪斯’的内心世界和她的姿容。

画家的高超技巧将盛装艳服中饰物的反光、高光和闪光，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赋色明快自如，将缤纷的冷暖色调相间得体，对比协调。并且独具匠心地将虚实作了反衬处理：周围艳丽多折的服饰和毛茸茸的帽饰，都用来烘托她穿着淡蓝色裙衫和白晰肤色的柔态。至于那略带傲然的表情与雍容华贵的仪态，更增添了几分令人倾羡的神采。

怡然自得的娴静坐姿并没有掩饰她矫健而袅娜的身姿，引人入胜的形象使人联想起她典雅的气质，以及在舞台上观众为之倾倒的爽利的动作和明快的台词。

庚斯博罗的肖像画是豪华与精致的组合，是仪表与内涵、是生活真实与艺术概括的结合。他作画认真，这幅肖像就历时一年。毕生勤奋地作了七百多幅肖像和一些风景画，它们包蕴着无限的意志，生命力，智慧和感情，如同春日绚烂的百花园中，馨香散发而不绝。

当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绘画勃兴的前夕，他扫除了学院派的束缚和障碍，为自由奔放的罗曼蒂克作了启蒙。

胡博闻



SA 18/02

马赛港入口处(1911)

油画(127.5×160cm)

[法国] 西涅克(Paul Signac, 1863—1935)

西涅克以描绘风景著称，他酷爱大自然，尤其醉心于海湾景色的描绘。

这幅作品，是画家于1911年畅游马赛港之后根据旅途的感受，回到画室里根据水彩写生稿所产生的杰作。港湾里一派兴旺的景象，繁忙的一天开始了……。西涅克用细小的笔触，均匀的“点”，象镶嵌一样把色彩表现得极其鲜明、绚丽，用没有调和的纯色如翠绿、普蓝、群青、土红等颜料直接“点”到画布上。这种崭新的表现方法迥然不同于油画的传统技法，也不同于印象画派的处理手法，是采用色彩分割的方法表现形象的，让观者在欣赏作品时，通过视觉来实现色彩的混合。这种技法的特点是赋予色彩以最大的亮度，使画面灿烂无比。试看这幅画中，船、建筑物的本身和映照在海水里的投影以及天空的云彩等等，均用“点彩”表现了具体的形象，同时呈现了强烈的光感，整个画面洋溢着热烈、活泼的情调，给人以颤动的感觉。这就是“新印象主义”所开创的造型艺术。

陆宗铎